



11

源
5983
10-9



門 係 4
號 5983
卷 10-9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三

兵占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

野天文志下同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見欖雲如牛槍雲如馬槍欖楛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

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為羸用兵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

二

進吉退凶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出西北是時伐胡尤

甚五行志

上既悔遠伐征乃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編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

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裳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西域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藝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趙充國傳

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北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壑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畧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五行志

軍功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合食邑非七大夫

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本紀下同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

封功臣見職官門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本紀

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開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中書說之不盡于此也

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超

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中率為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

率為侯者李廣傳

李廣出右北平為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軍自當

亡賞同上

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本傳師古曰軍失亡者少殺獲匈奴數多故曰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

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雖

有功效不可為後世法故不得侯師古曰漢之法擅矯命雖有功效不

加賞也

貳師既伐大宛軍官吏為九卿三人諸侯相郡守二

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

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武紀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

罰作之馮唐傳

軍法

韓信申軍法高紀

韓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
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正楊
僕摺摠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
論次兵書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
陽十六家兵巧技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

十篇圖四十三卷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侯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

自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太

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之齊悼惠王傳

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

千石以下元后及雋不疑傳徐天麟按漢法吏六百

至于軍興從事則雖二千石以下亦得誅決于外暴
勝之是也至其後劉屈氂欲斬司直亦以軍興法行
之而勝之乃爭以為
不可故被譴而自殺

唐蒙通夜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司馬相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

從事

薛宣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買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

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胡建傳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卯將兵追反虜擅棄兵還贖罪免

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今邊等已滅吏民當坐邊等及逋逃

亡軍者皆赦之

本紀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與

趙廣漢傳

畏懦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功臣表按本傳云坐後期

天漢三年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武紀如淳曰軍

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

將梁侯楊僕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一萬箇

贖完為城旦

功臣表武帝責僕書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

人按霍去病傳云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單于還去廷尉當恢逗撓當

斬

韓安國傳

失亡過多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

人後失亡士卒多下吏當斬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為庶人

蘇建為右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以上並本傳

虜獲不實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

爵罰作之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功臣表

車順坐擊匈奴盜虜獲自殺車千秋傳

臨蔡侯孫襄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功臣表

武帝責楊僕書曰前被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抽死

人以為獲是一過本傳

漣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功臣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武紀

亂屯兵

中郎將卬入至趙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

自殺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徙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

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

為庶人本傳

乏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本傳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

興連貶秩本傳

段會宗擅發戍己校尉兵乏軍興有詔贖論本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乏軍興入

穀完為城旦功臣表

擅興

刊侯李壽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功臣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霍光傳

傳

王尊坐擅離部署免本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

番禺王國瑞校

西漢會要卷五十八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宋 徐天麟 撰

兵四

屯田 雜錄附

文帝時鼂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中周虎落 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者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欲往者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鼂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

使外國者

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

時孰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二人分獲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

西域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以

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

田張掖郡紀本

昭帝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大子賴丹為校尉將軍
田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

元鳳四年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
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今臣得以依其威重于是漢遣
大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後更置
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宣帝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意將免刑
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意發城
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
師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于石城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
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于是吉使吏卒三百人
別田車師匈奴遣騎來擊漢田卒少不能當吉上書
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宣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
鞞披莎車之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以上並西域傳

西漢書卷之三
三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劫略背叛趙充國至
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奏
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德于外則福生
于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
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
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
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
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臣愚以爲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
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

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
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
湟陔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
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
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
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

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
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
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
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
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
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晷月
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
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
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
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
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
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
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
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
疾疫瘧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
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
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并小并使生他變之憂十

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
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
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
未伏誅兵決可暮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
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拜小拜前言
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校五年
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
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
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
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拜莫須又頗暴略其羸
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
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暮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
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
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
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鬪具烽火
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論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無校五年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

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于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者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

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趙充國傳

元帝時馮奉世擊西羌破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害處馮奉世傳

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西域傳

雜錄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糧乃入嚴助傳

屯田校尉武帝置宣帝時始屬都護西域傳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百官表

武帝時揚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

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食貨志

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崖背叛議者之言狐疑辟難

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崖郡賈捐之傳

馬政雜錄附

太僕掌輿馬百官表詳見輿服門廐馬條

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註云無醇色

之駟謂四馬雜色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食貨志

鼂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復卒三人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本紀

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

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本紀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食貨志徐天麟按太僕屬官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師古曰

漢官儀云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養馬三十萬頭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本紀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衆庶街巷有馬阡陌

之間成羣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食貨志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本紀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之

衛青比歲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萬餘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
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

匹以上並食貨志

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

者不滿三萬匹霍去病傳

自衛青圍單于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霍去病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本紀如淳曰貴平牡馬賈

欲使人競畜馬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

者出馬食貨志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

什一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蓄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

五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

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蓄字

馬歲課息

食貨志

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本紀

上既悔遠征伐乃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

缺毋乏武備而已

徐天麟按鼂錯疏民有車騎馬郡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國二千石各上進蓄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西域傳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

中都官者且減之

本紀

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

本紀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母馬令

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

元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遠馬以補邊郡三輔傳

馬其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

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

食馬

本紀

雜錄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與連

貶秩

本傳馬少事多不相補滿也

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

文帝功臣表

任當干以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十五萬以

上免

同上

太原郡家有馬官

地理志云漢有家馬廄一廄注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此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

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

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

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

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西域傳

趙充國奏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拜為

馬監本傳

備邊雜錄附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本紀

五年齊右丞相傅寬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

將屯本傳師古曰時代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兼將此屯兵也

陳豨為代相監邊韓信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盧縮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

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

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

少矣高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合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
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內河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

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

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

並本紀

六年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武紀

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請罷屯月餘匈奴大入
徙益東屯右北平安國既斥疏將屯又失亡多甚自
愧乃益東徙

本傳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本紀

太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
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

匈奴傳

昭帝即位匈奴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
桀行北邊

始元二年冬發習射戰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
掖郡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

遼東以上並本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

山欲入為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趙充國傳

師古曰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充國總統領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

吏卒數千人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

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

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卒什二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

節行邊兵以上並本紀

雜錄

鼂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

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為室屋

具田器乃募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

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

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

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

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
縣官爲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遠
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
先爲築室家有一室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爲置
醫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
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
里里有假上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
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
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
則前死不旋踵矣

鼂錯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于邊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平帝元始二年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

什器假與犁牛種食

以上並本紀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
以粟爲賞罰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
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
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庶長各
以多少級數有差

武帝通西南夷道遠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耿壽昌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使之以上並食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趙充國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常平倉本紀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

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賈誼傳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槽上作桔臯桔臯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司馬相如

傳孟康曰烽如覆米箕縣著契臯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

失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警持赤白囊丙吉傳

邊郡有長史掌兵馬百官表

太守卒史邊郡一人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

之母將隆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食貨志

西漢會要卷五十九

西漢會要卷六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五

處降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

省併大鴻臚百官表

文帝時弓高侯韓隋當以匈奴相國降侯功臣表

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侯同上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周

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

列侯周亞夫傳

武帝元狩二年表作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本紀

安定三水

天水勇士

下郡龜茲

西河美稷

五原蒲澤

以上並屬國都尉治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並宣紀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淮南厲王傳

越騎校尉掌越騎百官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於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以上並百官表師古曰胡騎之屯于池陽者也

武帝遣趙破匈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

至貳師城取善馬本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胡越騎羌騎詣金城本紀徐天麟按羌騎亦以

西漢書卷之六
二
羌人內附者為之

杜侯復陸支以匈奴歸義因執王從驃騎將軍擊左
王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一百侯千三百戶功臣表
眾利侯伊卽軒以匈奴歸義樓剽王從驃騎將軍擊
左王手劍合侯千一百戶同上

捕盜

武帝時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
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
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
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
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
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于是
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
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
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
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都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
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
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
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
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

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咸宣傳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本傳

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

二年大搜索姦人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

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郡逐捕

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

多遠交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

一日乃解以上並本紀

宣帝即位久之勃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

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

為勃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

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勃海廢亂朕甚憂之

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

霑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

弄陛下之兵于潢池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上聞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

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

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

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
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爲
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勃海
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
鉤鉏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龔遂傳

尹翁歸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姦邪
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
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
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有
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負程不得取代不中程

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
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尹翁歸傳

宣帝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
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
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臣做愚篤旣無以
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
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做
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西漢書卷之五
五
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召做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
做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
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做到
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
上名尚書調捕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
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

張做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
做做以爲可禁做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曾長
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做皆召見
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
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做皆以爲
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
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
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
稀鳴市無偷盜

做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
發不得做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
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
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做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做傳吏皆

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
忍致法削其戶徹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以上並張敞傳
建平侯杜緩為太常坐盜賊多免百官表

王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
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
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
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乃可于是鳳薦
尊召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

賊清本傳

成帝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班伯持節迎于塞下會

定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軍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部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無匿處伯曰是所望于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稱神明敘傳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申屠聖等百八十八人殺長吏盜

西漢書卷之六
七
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四年黨與浸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並本紀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孫寶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

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春秋之義誅

首惡而已商亦奏寶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下獄寶

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

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

孫寶傳

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西州盜賊羣輩免

恩澤侯表

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太守劫畧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等皆封為列侯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

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
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賜黃
金百斤

平帝元始二年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募汝南
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論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
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
三年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
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一

刑制

夷三族

高紀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要斬

雋不疑傳張延年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磔

景紀謂張其尸

棄市

師古曰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腐刑

如淳曰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又曰諸服宮刑者下蠶室

髡鉗

高紀鉗以鐵束頸也

完孟康曰不加肉刑髡也

城旦舂惠紀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始城舂者婦人不豫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鬼薪白粲惠紀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耐耐通作彫高紀注曰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

罰作一歲刑

盜械惠紀凡以罪著械者皆稱焉

頌繫惠紀頌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陞牢

笞景帝定令當笞者笞臀如淳曰先時笞背也

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其大辟尚

有夷三族之令今日當三族者皆先鯨剔斬左右趾

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者又先

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

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並刑法志

文帝除宮刑景紀元年詔徐天麟按文帝既除宮刑矣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

腐者許之至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

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防獄逮繫

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

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

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人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柔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賊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

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律笞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

衛綰請笞者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

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

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

刑又輕民易犯之

刑法志

孝景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

本紀

律令

高祖初入關召諸縣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

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

章耳餘悉除去秦法

本紀

高祖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

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

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據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

作律九章

刑法志按晉書刑法志云蕭何定律益事律與嚴戶三篇合為九篇

孝惠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高后元年詔孝惠欲除三族妖言令今除之

並本紀

孝文二年

紀作元年

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

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

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

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

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

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

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

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于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

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于天下使有罪

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

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

之誅

刑法志

鼂錯為內史法令多所更定錯所更令三十章

鼂錯傳

孝景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本紀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

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刑法志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非之

法比食貨志

武帝作沈命法

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曰郡盜起不發覺

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咸宣傳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

奏本紀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

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本紀

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宗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宣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

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刑法志

元帝初元五年省刑法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

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本紀

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予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省約者合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

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
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
而已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西漢會要卷六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二

疑讞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
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
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
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
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
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

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
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
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合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
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

刑法志

議貴

高帝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孝惠初卽位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
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上造以上及内外公
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

繫並本紀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
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
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今與衆庶同
黥劓髡笞僇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
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
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縶之輸之司寇編
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
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
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

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

入獄自甯成始賈誼傳

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東方朔傳

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劉屈氂傳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本紀

成帝怒丞相主嘉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是原心定罪

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

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

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于大臣在輿為下御坐

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

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

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

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

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

廷尉詔獄王嘉傳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元始四年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詔所名捕它皆無

得繫並本紀

矜老弱

孝惠卽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本紀

孝景後三年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律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

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刑法志

贖罪

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本紀應劭曰一

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食貨志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于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太始二年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本紀

宣帝時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預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于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于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于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于山谷間漢但令罪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于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

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法小過赦薄罪贖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做備卑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于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做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疆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

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其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做議蕭望之傳

元帝時貢禹上疏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干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諄逆而勇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

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于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
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
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
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
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貢禹傳

恤刑

文帝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
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賈山傳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循行天下治苛者舉奏紀本
宣帝即位廷尉使路溫舒上疏言臣聞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無金
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
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
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
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明平者多
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
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
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

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懸焉乃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

路溫舒傳

及刑
法志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瘕死獄中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瘕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五鳳四年詔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成帝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冤獄

四年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務有以全活之

哀帝元壽元年詔曰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執獲名其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期于

安民

並本紀

女刑

城旦舂

惠帝紀應劭曰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

女徒復作

宣紀李奇曰罪輕男子守邊女子軟弱不

作徒也孟康曰復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
缺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
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

本紀師古曰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故歸家不親役之
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為此恩者以行太皇
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婦人如淳曰合甲女子犯
罪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

西漢會要卷六十二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三

大赦

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本紀下同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擊英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即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西漢書卷之三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祀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禪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卽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卽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端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婁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西漢書卷之三
四
二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誅郅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成帝卽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災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四年郊泰時大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大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蝕大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赦徒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

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

三年赦天下徒

河平四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五年遣使者赦田橫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櫟曰萬年陵在

櫟陽縣界

十二年繫盧縮與縮居去來歸者赦之並本紀

惠帝六年八月赦齊史記將相年表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

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六月詔吳王濞

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元光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六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陽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王子文信及宗室
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
庶人其更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為霍氏所誣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並本紀

赦宥雜錄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
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
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
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
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
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
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
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本傳

成帝初即位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

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王尊傳

哀帝卽位合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平帝卽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灑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不道論定著為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並本紀

獄

中都官獄宣紀徐天麟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郡邸獄宣紀曾孫坐收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秘獄劉輔繫掖庭秘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為掖庭置獄焉

共工獄劉輔傳徒繫共工獄注考工也

若盧詔獄王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實嬰劾繫都司空獄又伍被傳為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居室

灌夫傳郊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為保宮

保宮

蘇武傳李陵母繫保宮

內官

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

爰盎傳絳侯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

張湯傳廷尉謁君弟繫導官

暴室

宣紀注云暴室宮入獄

水司空

伍被傳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斷獄數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刑法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

賈捐之傳又食貨志云斷獄歲以萬千數

元康中魏相上書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

凡二百二十二人

本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

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刑法志

西漢會要卷六十三

西漢會要卷六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一

都邑

高帝五年西都雒陽齊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
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王
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邠積德絜善十餘世
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為
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雒邑以為此天下
之中而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

西漢書卷之二十四
一
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
不賓服効力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
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
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羣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
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
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
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
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
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
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
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
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
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
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
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
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
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
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婁敬張
良傳

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臣聞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惟陛下裁赦

翼奉傳

郡國沿革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邑有蠻夷曰道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地理志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本

京兆尹 故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司馬欣為塞王為

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京兆尹 左馮翊 故秦內史高帝

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 右扶風

六年分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 右扶風

故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為內史武帝

漢王併三秦以雍置中地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

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 宏農郡 古函谷關秦

年更名右扶風以上為三輔 河東郡 漢初屬魏高

險固武帝元鼎四年徙函谷關 河東郡 帝二年韓信

於新安而以故關置宏農郡 河東郡 帝二年韓信

等虜魏王豹定 河內郡 高帝元年立司馬卬為殷王

魏地置河東郡 河內郡 為殷國二年卬降漢為河內

郡 河南郡 本周王城秦為三川郡項羽立瑕邱

右司隸校尉領郡七

潁川郡 秦置高帝封韓王信為潁川郡 汝南郡 高帝

沛郡 故秦泗水郡 梁國 故秦碭郡高祖五年封彭越

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高后七年恢徙 魯國 故秦薛

王趙以梁封呂產文帝二年封懷王楫 魯國 故秦薛

元年封張敖子偃為魯 國孝景二年封共王餘

右豫州刺史領郡國五

魏郡 高帝 鉅鹿郡 戰國趙地秦始皇二十五年 常山郡

漢元年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四年 清河郡 高

耳為趙王更屬趙八年國除置常山郡 清河郡 高

置景帝中三年立子乘為清河 廣平國 戰國屬趙秦

國武帝建元五年國除復為郡 廣平國 屬邯鄲郡漢

為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為平干國 真定國 武帝元

宣帝五鳳二年國廢復為廣平國 真定國 武帝元

置 中山國 高帝置中山郡景帝封 信都國 景帝二年

中山靖王勝更為國 信都國 立子彭祖

西漢書卷之四

為廣川國五年國除為信都郡中二年封惠
王越復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為信都國
故趙文帝二年封河間王辟疆始置國十五
年國除為郡景帝二年封獻王德復為國
四年封張耳為趙王八年國除九年封子如意又封
幽王友高后封共王恢文帝元年封幽王子遂景帝
三年國除為邯鄲郡五年
封趙敬肅王彭祖復為國

右冀州刺史領郡國十

東郡 秦置漢十一年罷東陳留郡 漢初屬河南郡
郡 漢初屬益梁後復為郡 武帝置陳留郡

陽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郡 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為山

右兗州刺史領郡國八

琅邪郡 秦置漢初屬齊呂后七年立劉澤為東海郡
郡 秦置漢初屬齊呂后七年立劉澤為東海郡

臨淮郡 武帝元狩泗水國 漢初屬東海郡武帝
郡 武帝元狩泗水國 漢初屬東海郡武帝

楚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
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

復為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
復為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

右徐州刺史領郡國五

平原郡 高帝六年置 千乘郡 高帝置 濟南郡 漢初為齊郡孝文十六年別為

濟南國景帝二年除為郡 齊郡 秦置齊郡漢元年項羽分齊為三國田都為齊王田市為濟北

王田安為膠東王三年併屬漢為郡六年封子肥為齊國孝文時分置城陽菑川膠西濟南濟北國而齊

地浸狹武帝元朔中齊王次昌亡後國除為郡 北海郡 景帝中置 東萊郡 高帝置

膠東國 故齊地漢元年項羽立田市為膠東王五月併屬齊文帝十六年封膠東王雄渠別為國

高密國 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 菑川國 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封菑川王賢別為國地理志云十八年誤也

右青州刺史領郡國九

南陽郡 秦置高祖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置南郡 南郡 秦置高祖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置南郡

為南郡 江夏郡 高帝置 桂陽郡 高帝置 武陵郡 高帝置 零陵郡 武帝元鼎置

廣陵國 高帝六年封荆王賈屬吳景帝四年封子非為江都國武帝元狩三年國除為廣陵國

長沙國 本秦長沙郡高帝六年封子胥為廣陵國 長沙國 五年立吳芮為長沙國

右荊州刺史領郡國八

廬江郡 漢初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別為國景帝四年國除為郡 九江郡 秦置高帝四年

為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國除復為郡 會稽郡 秦置高帝六年封劉濞元年國除復為郡 丹陽郡 秦為鄣郡漢初屬荆國後屬吳國景帝三年

國除為會稽郡 豫章郡 高帝置 六安 高帝置

國更屬江都武帝元狩二年別為丹陽郡 豫章郡 高帝置 六安 高帝置

為廣陵郡元封二年分楚置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高帝十六年復為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為六安國

國

右揚州刺史領郡國六

漢中郡秦置廣漢郡高帝置巴郡秦置蜀郡秦置犍為郡武帝建元

六年開西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通夜

南夷置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滇舉國降置以為郡

右益州刺史領郡八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北地郡秦置隴西郡秦置漢元年屬

秦復置武威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隴西郡地理志云太

初四年開與紀不同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天水郡武帝

元鼎三年置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張掖郡本匈奴昆邪王地地理志云武帝太

初元年開本紀云元狩二年置酒泉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置

與紀燉煌郡地理志云武帝後元元年分

右涼州刺史領郡十

太原郡秦置漢二年魏豹反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

王信為韓國六年後為郡十一年取山南太原之地

益屬代遂廢太原郡文帝即位復分代為太原國三

年復上黨郡秦置漢二年魏豹有其上郡秦置高帝

翳為翟國西河郡武帝元朔四年置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置五原

郡秦九原郡武帝更名雲中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

西為雲中郡以定襄郡高帝置雁門郡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後復

右并州刺史領郡九

涿郡 高帝六年分 勃海郡 高帝置 代郡 春秋為代國秦

年徙趙歇為代王是時雲中雁門之地皆屬代國二

年代王歇還王趙而以陳餘為代王三年十月斬陳

餘以其地封兄喜為代王七年匈奴攻代喜棄國自

歸立子如意為代王以陳豨為相九年如意徙王趙

代地皆入郡十年陳豨反代地十一年漢擊破之周

勃入定代地乃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立子常

為代王都晉陽或云都中都文帝即位分代為二國

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三年武徙王淮陽更立

參為代王而太原遂為郡參傳至孫義徙上谷郡秦

清河而國除代亦復為郡蓋元鼎三年也

漁陽郡 秦置 右北平郡 秦置 遼西郡 秦置 遼東郡 秦置 廣陽國

高帝元年為燕國武帝元朔元年復為廣陽郡宣帝本始

年復置燕國昭帝元鳳元年復為廣陽郡宣帝本始

元鼎六年開 合浦郡 武帝元鼎六年開 九真郡 武帝元鼎六年開 日南郡 武帝

元鼎六年開 蒼梧郡 武帝元鼎六年開 交趾郡 武帝元鼎六年開

尉佗武帝元鼎六年開 蒼梧郡 武帝元鼎六年開 交趾郡 武帝元鼎六年開

南海郡 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武帝 鬱林郡 故秦桂

右交州刺史領郡七 地理志 以上並見

廢郡 蒼海郡 武紀元朔元年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

沈黎郡 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 文山郡 同上宣帝地節

文山郡 同上宣帝地節 三年省併蜀郡

西漢書卷之十四

八

儋耳郡

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珠厓郡

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元帝初元三年罷

眞番郡

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置昭帝始元五年罷眞番並入元菟

臨屯郡

置同昭帝始元五年罷並入樂浪

象郡

昭帝元鳳五年罷分屬鬱林牂柯

初武帝滅南越立珠厓儋耳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時而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

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泣巷哭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
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
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
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
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
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
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
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

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璆瑁也
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
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使遠攻亡士毋功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
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
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
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
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

西漢會要卷六十四
十一
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
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初元三
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
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
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
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
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
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

賈捐之傳

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分京
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

屬本
紀

西漢會要卷六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方域二

論形勢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閭章
 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
 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高紀
 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
 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

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

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高紀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

以伯項羽傳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傳

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于

長安高五王傳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酈食其傳

梁為大國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

城多大縣文三王傳

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

裂之國鄒陽傳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灌夫傳

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

游孟諸邪與蕭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邱

彷徨乎海內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蒂芥

司馬相如傳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

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

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嚴助傳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同上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

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

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

虜西戎兼山東者也東方朔傳

宮正史無者不載後倣此

長樂宮高祖五年治長樂宮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

秦始皇造漢修飾周回二十里前殿東西二十九丈兩棟中二十五丈深十二丈時帝遷都長安未有宮室先修秦舊宮以居之也

未央宮高祖七年蕭何治未央宮北東

雒陽南宮高祖置酒雒陽南宮

沛宮高祖十二年過沛留置酒沛宮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見霍光及張后傳

建章宮太初元年二月初起

甘泉宮吾邱壽王傳薦寶鼎於甘泉宮

林光宮孟康曰甘泉一名林光秦離宮名見郊祀志

離宮叔孫通傳惠帝常出遊離宮

明光宮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在城西

長楊宮成帝元延二年幸長楊宮師古曰在盩厔

五柞宮

武帝行幸蓋屋五柞宮燕王傳作五柞

負楊宮

宣帝甘露二年行幸負楊宮本紀注云左獻秦文王所起負音倍按東方朔傳作倍陽宮

池陽宮

甘露三年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章臺宮

江都易王傳

宣曲宮

司馬相如子虛賦注云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棠梨宮

同上

宜春宮

相如奏宜春宮賦

鼎胡宮

揚雄傳黃圖以為在藍田

蘭池宮

揚雄傳注云在渭城

儲元宮

馮昭儀傳黃圖云在上林苑

雲陽宮

同上

昭臺宮

霍后傳

長壽宮

元后傳

長門宮

東方朔傳又傳皇后傳

鈎弋宮

趙婕妤傳

長信宮

東方朔傳會朝長信宮

永信宮

哀帝祖母定陶恭皇太后稱永信宮

中安宮

哀帝母恭皇后稱中安宮

東宮

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

中宮

哀紀食邑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

長定宮 涇于長傳 又許后傳

桂宮 成帝紀太子 所居桂宮

三雍宮 河間獻王傳獻 雅樂對三雍宮

棧陽宮 郊祀志幸 雍棧陽宮

竹宮 禮樂志自竹 宮而望拜

步壽宮 宣帝起步壽 宮見郊祀志

平陽宮 成帝時雍大兩壞平 陽宮垣見郊祀志

德陽宮 景帝廟號德 陽諱不言廟

交門宮 太始四年上 幸交門宮

萬載宮 燕刺 王傳

黃山宮 東方朔傳西至 黃山注云宮名

首山宮 元封六年 作首山宮

思子宮 子辰大 子傳

犬臺宮 江充召見 犬臺宮

回中宮 匈奴傳回中地名 在安定其中有宮

蒲陶宮 匈奴傳單于來朝舍 之上林苑蒲陶宮

龍淵宮 武帝元光三年河水決濮陽汎郡十六發卒 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服虔曰宮在長安西

宣防宮 作銅飛龍故以冠名孟康曰在西平 胃水可用淬刀劍師古曰孟說是

壽宮 郊祀志武帝置壽 宮北宮以禮神君

西漢會要卷之五

五

萬歲宮宣紀神爵元年幸萬歲宮

殿

承明殿在未央宮中成帝鴻嘉二年有雉蜚集於承明殿

長樂臨華殿永始四年災

紫殿成帝永始四年幸甘泉郊泰時降集紫殿

甘泉前殿郊祀志

鳳凰殿宣帝作鳳凰殿以答嘉瑞見郊祀志

武臺殿李陵召見未央宮武臺殿

白虎殿杜欽對策白虎殿

顯揚殿廣陵王傳

椒房殿外戚上官桀傳在未央宮皇后所居

溫室殿京房傳公卿朝臣會議溫室注殿名

高門殿

麒麟殿

玉堂殿

金華殿

曲臺殿

承明殿以上並見翼奉傳

駮姿殿揚雄傳殿名也

丙殿元后傳

飛羽殿元后傳

便殿武帝高園便殿災

函德殿宣帝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

鴻甯殿傳太后所居也見五行志

殿前霍光傳師古曰古者宮室高大通呼為殿非止天子宮中

室廬堂

宣室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王嘉何武召見宣室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

温室京房傳

凌室惠帝四年未央宮凌室災凌室藏冰之所

織室惠帝四年織室災注織室織造繪帛處

作室成紀太子入作室門

非常室五行志成帝時男子王褒衣絳衣入非常室中

長樂鍾室韓信傳

暴室宣紀注暴室暴曬為名耳

畫室霍光傳止畫室不入

請室爰盜傳

飾室元后傳

玉堂揚雄傳上玉堂又郊祀志建章宮南有玉堂

瑤堂禮樂志眺瑤堂

承明之廬嚴助傳注

殿廬金日磾傳少疾臥廬師

館

長安飛廉館孝武紀元

上林礪氏館郊祀

長楊射熊館元帝永光五年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

中有長楊射熊館

長安飛廉桂館郊祀

甘泉益壽延壽館同

上林平樂館武帝

雲林館霍后

陽祿柘館班婕妤賦

繭館元后

東館同

上林涿沐館同

長平館元后傳師古

甲館畫堂元后

白鶴館孝武園白鶴

宮館王訴

闕

東闕北闕

蕭何治未央宮
立東闕北闕

鳳闕

高二十餘丈
見郊祀志

建章闕

子太

長樂宮東闕

宣紀五鳳三年鸞鳳
集於長樂宮東闕

臺觀

叢臺

高后元年趙王宮叢臺災本紀云本六
國時趙王故臺連聚非一故名叢臺

露臺

文帝御作
露臺本贊

柏梁臺

元鼎二年春起柏梁臺以
香柏為之見本紀下同

甘泉通天臺

元封二
年作

屬玉觀

宣紀甘露二年注云
屬玉水鳥似鳩鵲

漸臺

郊祀志揚雄傳注云
漸臺在泰液池中

神明臺

同上

昆明東觀

元后傳太皇太后
避時昆明東觀

武臺

李陵召
見武臺

石關封巒鳩鵲露臺

司馬相如子虛賦
四觀在甘泉宮

龍臺觀

細柳觀

顯天臺

並子
虛賦

歸來望思臺

戾太
子傳

曲臺

翼奉
傳

平樂觀

西域傳

河南成皋靈臺

高祖薄經傳

上蘭觀

元后傳師古曰在上林中又見揚雄傳晉灼注同

甲觀畫堂

成帝紀生於甲觀畫堂

陽雲臺

子虛賦

蘭臺

百官表掌圖籍之所

郎臺

東方朔傳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

樓閣

宣室閣

宣紀甘露四年未央宮宣室閣火

石渠閣

在未央宮北以藏秘書見施雠傳

天祿閣

揚雄傳

麒麟閣

蘇武傳圖功臣於麒麟閣

井幹樓

郊祀志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

木欄也

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幹接疊而百層即為此樓也

龍樓門

成帝常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蜚廉之為名也

苑園

上林苑

武帝作上林苑見東方朔傳

中牟苑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本紀注云在滎陽

樂遊苑

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本紀云在杜陵西北曲池之北

水衡禁園

元帝初元二年與貧民

博望苑

成紀武帝為太子作博望苑令受賓客成帝建始二年罷

黃山苑

霍雲張圍獵黃山苑中霍光傳

梁東苑

梁孝王築東苑三百里本傳

宜春下苑

元紀

邊郡六牧師苑

百官表師古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西邊北邊養馬三十萬

頭

漢二年故秦苑園池令民得田之

本紀下同

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為安民縣

師古曰中山之安定也

池籟

武帝元狩三年將討昆明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

作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瓚曰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

毒國而為昆明所開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圍四十里食貨志又曰時越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也

少府佽飛外池

元紀假與貧民

嚴籟池田

同上

太液池

郊祀志揚雄傳作泰液

上林十池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上林十池監

牛首池

司馬相如傳濯蠲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

安池

外戚傳安池監賞

宣武地節三年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紀本

道路

復道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耦語高紀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為之復

輦道霍光傳召內樂人輦道車首如淳曰輦道閣道也

馳道成紀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也

諸門附城門

未央宮司馬門成紀永始四年災

東司馬門東方朔傳

北司馬門五行志

殿東門

未央宮掖門高后紀注云門在兩旁若人之臂掖

北掖門楊倣傳

壁門建章宮南有壁門見郊祀志

高門未央宮中有高門汲黯傳

端門燕刺王傳又周勃傳師古曰殿正門也

龍樓門成紀注云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蜚廉之為名也

黃門元紀

作室門成紀

尚方掖門成紀注云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

金馬門公孫宏王褒待詔金馬門

長秋門未央宮殿長秋門見辰太子傳

東交門東方朔傳

堯母門鈞弋趙捷仔傳

小苑東門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

上林延壽門孝平王后傳

上東門賈誼傳雒陽上東門師古曰東面最北門

十二城門百官表有十二城門侯徐天麟按三輔黃圖云都城十二門東出第一門曰宣平門南出東頭第一門曰清明門北頭第一門曰西安門又曰便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第二門曰直城門西頭第一門曰雍門東頭第一門曰高門西頭第一門曰橫門

春王城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舊名宣平門翟方進傳

橫城門北面西頭第一門見成紀建始三年

覆盎城門劉屈氂傳一名杜門

便門長安城西面南頭第一門薛廣德傳

雍門趙德仔傳注云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

章城門五行志成帝元延元年章城門門牡自亡

直城門成紀注云西出南頭第二門

譙門陳勝傳晉灼曰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

鋪頭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師古曰門之鋪首所以銜環者也

官寺

官寺元紀敗壞官寺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呼為寺又何益傳注云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風俗通曰寺嗣也理事之

吏嗣續於其中

西漢會要卷六十五

番馬

王

瑞

椿

校

